

資治通鑑

冊七

卷之四

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

起施蒙大荒落閏月盡昭陽赤奮若凡八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上

永泰元年閏十月乙巳郭子儀入朝子儀以靈武初

復

僕固懷恩死始復靈武

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朔方軍糧使

三原路嗣恭鎮之

軍糧使即糧料使

河西節度使楊志烈既死

楊志烈死見上卷廣德二年

請遣使巡撫河西及置涼甘肅瓜沙等

州長史上皆從之

丁未百官請納職田充軍糧

唐制

一品職分田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
 四頃七品三頃五品五品二頃八品二頃五品五品九品二頃皆給百里內之
 地諸州都督都護親王府官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
 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品十畝鎮戍關津岳
 瀆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品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五品十畝九品
 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六頃中府五頃五品十畝下府及郎
 將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品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
 別將三頃中府下府二頃五品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品十畝副典軍
 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千牛備身三頃折衝上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
 一頃五十畝列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八十畝親王
 以下又有永業田百頃職事官一品六十頃郡王職事官從一品五
 十頃國公職事官從二品三十五頃郡公職事官從三品二十五頃
 縣公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職事官從四品十二頃子職事官從
 五品八頃男職事官從五品五頃六品七品二頃五十八畝八品九
 品二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
 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
 飛騎尉八十畝雲騎武騎尉六十畝
 散官五品以上給同職事官

路嗣恭爲朔方節度使

嗣祥吏翻
使疎吏翻

嗣恭披荊棘立軍府

威令大行

己酉郭子儀還河中

子儀自執京師還鎮河
中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初劍南節度使嚴武奏將軍崔旰爲利州刺史時

蜀中新亂山賊塞路

塞音則翻

肝討平之及武再鎮劍南

賂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以求盱

利州古首侯邑秦漢為葭萌之地蜀漢為

漢壽縣晉為晉壽梁為黎州尋又改利州天寶為益昌郡乾元復為利州山南西道巡屬也盱古曰翻

獻誠使盱移

疾自解詣武武以為漢州刺史使將兵擊吐蕃於西

山連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

漢州漢維縣什方綿竹地唐垂拱立漢州天寶為德陽郡乾元

復為州

武作七寶輦迎盱入成都以寵之武薨

見上卷四月

行軍司馬杜濟知軍府事都知兵馬使郭英幹英又

之弟也與都虞候郭嘉琳共請英又為節度使盱時

為西山都知兵馬使與所部共請大將王崇俊為節

度使會朝廷已除英又英又由是銜之至成都數日

即誣崇俊以罪而誅之召盱還成都盱辭以備吐蕃

未可歸英又愈怒絕其餽餉以困之盱轉徙入深山

英又自將兵攻之聲言助盱拒守會大雪山谷深數

尺

深式禁翻

士馬凍死者甚衆盱出兵擊之英又大敗收

餘兵纔及千人而還

還從宜翻又音如字

英又為政嚴暴驕奢不

恤士卒衆心離怨立宗之離蜀也

之離力智翻肅宗至德元載玄宗離成都

所居行宮為道士觀

觀古玩翻

仍鑄金為真容英又愛其

竹樹茂美奏為軍營因徙去真容自居之盱宣言英

又反不然何以徙真容自居其處於是帥所部五千

餘人襲成都辛巳戰于城西英又大敗盱遂入城都

屠英又家英又單騎奔簡州

宋白曰簡州漢牛鞞縣地隋仁壽三年分益州之陽安平泉資

州之資陽置簡州有賴簡池因名

普州刺史韓澄殺英又送首於盱

州牙將栢茂琳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巉

宋白曰邛州漢臨邛縣梁武陵王紀置邛州取南界邛來山為名瀘州漢江陽縣梁置瀘州取瀘水為名劍州漢廣漢之梓潼縣梁置安

州西魏為始州唐先天二年改為劍州取劍閣為名巉奴刀翻

考異曰唐縣作李昌巉今從實錄

各舉兵討盱

蜀中大亂盱衛州人也

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

伯和等招權受賄十二月戊戌繇坐流錦州

宋白曰唐垂拱二年

分辰州麻陽縣地并開山洞置錦州舊志錦州至京師三千五百里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

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

大厯元年

是年十一月方改元

春正月乙酉勅復補國子學生

丙戌以戶部尚書劉晏爲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侍郎第五琦爲京畿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轉運等使分理天下財賦周智光至華州

周智光還華州見上卷上年

益驕橫

橫戶孟翻

召之不至上命杜冕從張獻誠於山南以避之智光遣兵於商山邀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無賴子弟衆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悅其心

剽匹妙翻

擅留關

中所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

二月丁亥朔

釋奠于國子監

唐制中春中秋釋奠于文宣王皆以上丁戊以祭酒

司業博士三獻命宰相帥常參官

常參官常朝日常赴朝參者也唐制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

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新行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弘文崇文館國子監學生四時參凡諸王入朝及以恩追至者日參其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後則朝朔望而已帥讀日率下同相息亮翻

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朝直遙翻將即亮翻子弟皆服朱紫

為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辨章

句遽自謂才兼文武人莫敢與之抗辛卯命有司修

國子監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

載祖亥翻又如字訐居謁

翻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

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

多讒毀

長知兩翻比毗至翻

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

書顏真卿上疏以為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

尚辰羊翻上時掌翻

疏所據翻郎官者尚書省曹二十四司郎官御史者御史臺二院御史

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

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為讒何不察其言

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為此

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為辭以塞諫爭

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

塞昔則翻爭讀曰諱為于偽翻

太宗著門司式

云

唐式二十三篇以尚書省諸曹及祕書太常司農光祿太府太僕少府及監門宿衛計帳為其篇目

其無門籍

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

唐制門籍流內記官爵姓名流外記年齒

狀貌月一易其籍非遷解不除無門籍者有急奏則令門司與仗家引奏仗家宿衛五仗之執事者令力丁翻無得關碍

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道

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暗鳴

史炤曰暗鳴語暗啞

不卒成幸蜀之禍

卒子恤翻

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

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况令

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

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

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

權羣臣有不諮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他事陰中傷

之復扶又翻中竹仲翻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陞

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

恨之奏真卿誹謗乙未貶峽州別駕峽州夷陵郡舊志京師東南一千四百八

十八里己亥命大理少卿楊濟修好於吐蕃少始照翻好呼到翻

吐從噉入聲壬子以杜鴻漸為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

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以平蜀亂崔旰之亂也帥所類翻使疏吏翻

以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

以段秀實為三使都虞候三使四鎮一也北庭二也邠寧三也卒有能引

弓重二百四十斤者考異曰舊傳作能引二犯盜當死

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

為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處昌呂翻中竹仲翻秀

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左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

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

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

咨秀實而後行璘由是在邠寧聲稱殊美稱尺癸

丑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兼劍南東川節度使

邛州刺史柏茂琳爲邛南防禦使邛南邛水以南也邛水出嚴道邛崃山入青衣

江以崔旰爲茂州刺史充西山防禦使三月癸未獻

誠與旰戰于梓州獻誠軍敗僅以身免旌節皆爲旰

所奪夏五月河西節度使楊休明徙鎮沙州涼州淪陷

故也秋八月國子監成丁亥釋奠記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

致之鄭注凡學四時皆有釋奠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記又曰始立學者既覺器用幣然後薦饌酌奠而不舞不授器注云

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周禮大胥春入學釋菜合舞注云合舞等其進退鄭司農

云舍菜謂舞者皆持芬香之菜秦漢釋奠無文魏則以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主祭南齊武帝時有司奏釋奠先聖先師禮文又有釋菜

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時從喻希議用元嘉故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梁及北齊車駕視學皆親釋奠唐春秋

資治通鑑 二百二十四 唐紀 代宗睿文皇帝 五 中華書局聚

釋奠三獻皆以學官太宗貞觀十四年親釋奠于國學玄宗開元十一年詔春秋釋奠用牲牢

魚朝恩執易升

高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三公鼎足承君苟非其人則折足而覆亂矣

實鍊音桑谷翻鼎實也

王縉怒元載怡然

考異曰是時縉留守東都而得預此會者按實錄明年二月

郭子儀入朝詔元載王縉宴於其第然則雖守東都有時朝京師也

朝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

者不可測也

杜鴻漸至蜀境聞張獻誠敗而懼使人先達意於崔旰許以萬全旰卑辭重賂以迎之鴻

漸喜進至成都見旰但接以溫恭無一言責其干紀

州府事悉以委旰又數薦之於朝因請以節制讓旰

數所角翻以柏茂琳楊子琳李昌巖各為本州刺史上不

得已從之杜鴻漸習知朝廷之務姑息故敢以崔旰等請

壬寅以旰為成都尹西

川節度行軍司馬

崔旰遂據有西川

甲辰以魚朝恩行內侍

監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京兆常袞上言成均之任

當用名儒

五帝名學曰成均垂拱元年改國子監曰成均義取此也尋復其舊常袞謂國子監為成均亦猶今人言太學

當用名儒

五帝名學曰成均垂拱元年改國子監曰成均義取此也尋復其舊常袞謂國子監為成均亦猶今人言太學

為辟雍耳不宜以宦者領之丁未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

上時京兆尹黎幹自南山引澗水穿漕渠入長安

功竟不成冬十月乙未上生日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上生以其日為天興

聖節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縉

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以為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

必取之於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長知兩翻請却之上不

聽京兆尹第五琦什一稅法民苦其重多流亡十

一月甲子日南至赦改元改元大曆悉停什一稅法行什一稅見上

卷上十一月癸卯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斌音

智光素與陝州刺史皇甫溫不協志斌入奏事智光

館之自陝州入奏事道過華州館古玩翻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曰

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激之我亦不反今日為汝

反矣為于偽翻叱下斬之爓食其肉史炤曰爓切其肉以食也朝士舉選

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竊過選須絹翻智光遣將將兵

邀之於路死者甚衆將即亮翻戊申詔加智光檢校左僕

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

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

狹不足展材若益以陝號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

歷數大臣過失數所具翻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

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

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慄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上不

許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

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

軍有餘糧史言郭子儀忠勤爲國以隴右行軍司馬陳少遊爲

桂管觀察使桂管領桂昭賀富藤梧潘白廉繡欽橫川邑融柳貴

冀得鬱林平琴賓澄繡象柳融少遊博州人也爲吏彊敏而好賄好呼善到翻

結權貴以是得進既得桂州惡其道遠多瘴癘惡鳥路翻

宦官董秀掌樞密是後遂以中官為樞密使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

納賄於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董秀引薦於內元載引薦於外數日改

宣歙觀察使宋白曰乾元元年停采訪使及諸道黜陟使置觀察處置使其年李岍除都督江淮節度宣慰觀察處置

使今按李岍之任重矣陳少遊止觀察一二州或數州其任在節度使下

二年春正月丁巳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子儀命大

將渾瑊李懷光軍于渭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離心

己未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帥所部降於子儀帥讀

曰率下同壬戌貶智光澧州刺史宋白曰澧州漢零陽縣地吳立天門郡隋置松州尋

改澧州州在澧水之陽故名舊志州在京師東南一千八百九十三里澧音禮甲子華州牙將姚懷

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

朝以收華州為名帥所部兵大掠自潼關至赤水水經

注渭水東過鄭縣北又東與赤水合九域志華州鄭縣有赤水鎮二百里間財畜殆盡官吏

有衣紙

衣於既翻

或數日不食者已已置潼關鎮兵二千

人

壬申分劍南置東川觀察使鎮遂州

合東西川見上卷廣德二

年

二月丙戌郭子儀入朝上命元載王縉魚朝恩

等互置酒於其第一會之費至十萬緡上禮重子儀

常謂之大臣而不名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爭言

永泰元年

下嫁郭曖事見上卷

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爲

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

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

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

史炤曰鄙諺俚俗所傳之言也

不癡不聾

不作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

數十

夏四月庚子命宰相魚朝恩與吐蕃盟于興

唐寺

命宰相及魚朝恩也

杜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

留後

考異曰舊鴻漸傳云鴻漸仍帥旰同入觀寧傳云鴻漸請旰爲行軍司馬仍賜名寧鴻漸歸遂授寧西川節度使至十四年

始入朝實錄亦無隨鴻漸入朝事鴻漸傳誤也

六月甲戌鴻漸來自成都廣為貢

獻因盛陳利害薦盱才堪寄任上亦務姑息乃留鴻

漸復知政事

復扶又翻

秋七月丙寅以盱為西川節度使

杜濟為東川節度使盱厚斂以賂權貴

斂力贍翻

元載擢

盱弟寬至御史中丞寬兄審至給事中丁卯魚朝

恩奏以先所賜莊為章敬寺

據舊史章敬寺在通化門外

以資章敬

太后冥福

上母吳后諡章敬

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財不足

用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

財當作材都市之材謂材木積於都市者長安

朱雀街東第五街皇城之東第三街昇道坊龍華尼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此地秦為宜春苑隋州在漢為樂遊園開元疏鑿遂

為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江側孤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依映可愛華清宮見二百十五卷天寶六載

費逾萬億

孔穎達曰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為億又從億而數至萬萬億為兆也其大數以萬為等數萬至萬是萬萬

為億又從億而數至萬萬億為兆

衛州進士高郢上書略曰先太后聖

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